

目經大成

珍本医籍丛刊



R276.7
35
3

目 经 大 成

清·黄 庭 镜 著

卢丙辰 张邓民 点校

中 医 古 籍 出 版 社

B 642051

责任编辑：费全培

封面题字：王庆其

珍本医籍丛刊

目 经 大 成

清·黄庭镜著

卢丙辰 张邓民点校

中 医 古 籍 出 版 社

(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北京大兴兴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232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~8000

ISBN 7-80013-084-3/R·084

统一书号：14249·0178 定价：2.60元

出版说明

中医古籍出版社本着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，抢救行将失传的孤、善本医籍，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科研、教学人员提供参考资料的宗旨，从1983年起，影印出版了系列医书——《中医珍本丛书》，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诊疗等各个方面的论著。由于上述丛书在选择底本上，力求有较大学术价值和文献版本价值，使许多珍贵医书得以面世，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今后，我们将继续编好这一丛书。

但是，在连楹充栋的中医古籍中，也有一部分珍本虽有很高学术价值，或因年代久远，纸敝墨渝；或因屡经翻刻，错讹百出；或因文理深奥，难以卒读；或因版本装式，古今异轨，因而不适于影印。为此，我社将陆续编辑《珍本医籍丛刊》，对这些古籍适当做一些标点校注工作后，排印出版，以发皇古义，嘉惠来学，为振兴中医，造福人类，提供更多更好的读物。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B707/06

前 言

—

黄庭镜（1704～？），自号不尘子，清之闽中濉川人。少时颖敏过人，天资灵爽，于六经诗文之学，皆有深研精究。然文战不利，遂于二十六岁弃儒习医，潜心眼科。后游艺湖海，足迹遍涉光泽、将乐、邵武、建阳等地，甚至到江苏、河南行医，声名大噪。拜其为师、受其学术者甚众，清代眼科名家邓赞夫，即系黄氏门人之一。

黄氏于眼科理论，则博极群书，探赜索隐，遂于行医十数年后，本所心得，精思审定，终于乾隆六年（1741）草成《目经大成》巨卷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甲午，始得以抄录全集，装订成册。嘉庆二十二年由达道堂剞劂，二十三年戊寅（1818）梨枣告成，《目经大成》遂公诸世。成为清时乃至历代眼科专著之魁。

《目经大成》卷一立论，卷二考症，卷三类方，内容极为丰富。书中首论五轮八廓等眼科理论，及开导、钩割、针烙、金针拨内障诸治疗技术，凡有关眼科之医学基本理论，诸如阴阳、五行、脏腑、经络、六淫、七情、脉象等，均概括论及。其论症，以因分，则有风、寒、暑、湿、厥郁、毒、疔、胎产、痘疹、疳积、因他、无因而因十二类；以症分，则有天行气运至目晕凡八十九，逐一条分缕析。每症之下，或诗、或词、或歌、或赋首吟之，次则详列证候，阐释病机，终则指明治法，时而犹附案例以证己说。症因脉治，纲目井然。全书之最后部分，为眼科方剂之大成。黄氏仿景岳补、和、攻、散、寒、热、固、因八阵之制，每阵各列眼科常用

方数十首，凡二百二十九方，于组成、主治之外，犹阐明方义，更有细论其随症化裁、灵活变通之妙者，诚其他眼科著作之少见。书中所收外治十九方，括外治之点、洗、擦、涂、熏诸法，俱实用而效著者，充分体现内服与外治并重之原则。

二

本书的点校方法大致如下：

（一）选嘉庆二十二年达道堂初刻本作底本，两仪堂、文馨堂刻本作校本。述古堂刻本作参考本。

（二）本次点校，对原书之章节结构予以个别调整。例如，原书“诸药外治”十九方夹于卷一下《眼不医不瞎论》之后，与凡例“上卷立论”之谓不符，因移至卷三之末，置于“因阵”之后。

（三）原书只有分卷目录而无总目录，今则删其分卷目录，依据正文新编总目录。其与原分卷目录不符者，不做校注。

（四）原大段内以○相隔者，○之前后文意亦多相隔。为使眉目清楚，○后文字均作另起一段。

（五）原书用字不一致，如“藏府”、“脏府”迳改一致；一般性明显错字迳改；原书药名用字不规范，均作改正；处方中数药用量相同而需连写者，书中时有夺“各”字或其他夺字者，概补，均不加校注。

（六）因改竖为横排，凡“右”、“左”字，一律改为“上”、“下”。

限于水平，书内点校之错谬在所难免，请批评指正。

卢丙辰 张邓民

一九八六年六月于河南中医学院

序

先大父燕台公，精眼科，本其心得著为笔乘，颜曰《目经大成》，藏诸家以授先考。在田公暨不肖瑛木^①遽付剞劂也。时盱^②江邓君赞夫者叩门请业，大父乐育为怀，不靳授受，出所著予以录读，赞夫于是有其书矣。逮大父谢世，欲镌板，力未及。厥后，闻赞夫已为付梓，窃谓大父姓氏由是益著，深归功赞夫，其复更有他虑耶。发甲戌，瑛游信江郡侯簒山，王公相召，适晤赞夫，索刻本阅之，竟署曰《目科正宗》，邓某著辑。吁！胡为冒其名以自见耶。夫名者，因实而著也。实之不立，名将焉附！是书也，即赞夫自序黄某先生所授《目经》云云，亦知实有不容掩者，奈何复冒其名以自见耶。虽然吾于赞夫何尤，但细阅书内舛谬殊甚，淄渑并泛，不独有负先志，抑且贻误后人，中夜辗转，思更梓传，又苦力难支，抑郁者久之。饶邑族祖香泉先生，家素丰而笃义举，弃儒业治岐黄，究心方书。瑛以《目经》进，不胜击节，曰：吾兄深造若此，殆远胜古人。子荷其薪传，技臻神妙，亦固其所知。予力难更梓，为之抚然者累日，爰命表弟胡君鹏南、四令郎文标共师事焉，倾金勒为成书。此其欲得予术以共济世欤，抑以广大父之传，而无致湮没不彰欤。嗟夫！先生于先祖遗书，一见犹惓惓如是，若赞夫亲炙门墙，诂忘教泽。读其书想见其为人，刻以垂世而没其名，是诚不可解

① “木”疑当为“未”。

② “盱”原误作“盱”，据香泉《校刊目经大成序》改。

也。今幸雕工告竣，缕陈颠末，惟冀吾祖、吾父在天之灵，
闵其不逮，默为佑启，庶家学渊源不致或坠，而叔祖同胡君赞
襄之力，亦并垂不朽也夫。

孙璧峰瑛怀氏薰沐谨序
族弟潞回澜氏谨书

校刊目经大成序

闽中濉水族兄庭镜手著《目经大成》，而自为序例，魏相国定国表而章之。其为书分论、症、方各为上、下卷。近盱江邓氏改名《目科正宗》，去其序例，任意窜易，攘为己有。而玉峰氏瑛怀，族兄嫡孙也，乃以家藏本校而刊之，去伪存真，悉还其旧。嗟乎！祖宗有田宅，他人冒而侵之，其子孙能厘清疆界以复故业，犹谓之孝。况是书之有功于世，本所心得精思审定，岂容妄庸子窜易一字，使貽祸无穷哉！夫人盲于目犹可言也，医盲于心不可言也。然盲心之医，祸至盲百数十人之目而止，若既自盲于心矣，又欲尽盲天下后世之医之目，使之真伪不辨，伥伥焉维吾所出入而奉以为师，相与盲其心焉，此其祸不胥天下后世之有目者而尽盲之不止。则玉峰之汲汲是书，为天下后世之有目者杜绝受祸之原因，非第为其祖之书计也。盖用心可为至矣。玉峰能世其医，且立心行已有祖风，客信州，所传渐广。而是书之校刊，予尤嘉其志焉，因著之于简端。

嘉庆戊寅上饶族祖香泉序

魏 序

年七十有二，蒙圣天子予告归田，复覃恩特加一品，得力亦未必不在此。

黄庭镜，濉水一寒儒耳，藉眼医活二十余口，宜以钱为性命，观其行事及所著书，宛合循吏风范，不谓寄迹技流，深造能如是耶？因喜而为序，且于其行大书“八闽高士”以赠。虽然天官职秉铨衡，斯人有有为之才，不及身亲举用，周游湖海而仅以良医闻，不亦滋愧已乎。

平昌慎斋魏定国撰

李 序

黄子不尘，明同学弟也。天姿灵爽，博学多能。其为诗、古文词不落言筌，自成一家。向有抒愤居存草，见者每击节，想见其为人。怪帖括一道不事，事人示以疵醇囑，然似不屑听，余尝痛责之曰：求名不务此，是犹南辕而辙也哉。争离索而处，与黄子日疏阔，方意帖括售知，悔以诗、古文词为累，不谓弃经史治岐黄，变好古之心而好术也，亦已久矣。夫以黄子之才，吾党素所推服，使善其所养，将立德立功匪异人，任弩骀如余，莫得追其后尘。顾不自爱，惜甘心降志以混迹于眼科中也，悲夫！厥后遨游名胜，颇有远名，窃疑聪明欺人，未始为异。适余病，明几丧，遇治而痊。因问果何神秘奏效乃尔，黄子逡逡谢，勿敏也，发篋得《目经》三卷，读之喟然曰：不尘子游心斯艺也，一精至此乎！余不识医，觉医之源委洞辙，若不止为专经而设。抑且孳譬快论惊心解颐，又若并忘其医书者，知非破格以耸观览，实不失好古之本色云。是集出，定争存草先传不朽，视揣摩帖括老死牖下，而湮没不彰者，相去何如黄子雅有卓见，而不为自爱也。嗟夫！天与不尘之镜，化成重离之书，将照耀于天下后世，而盲者赖以不盲。彼昏不知学，或等诸寻常方脉，至欲訾议于其间者，其为盲也，虽黄子亦无术以救之矣。

同学兄李明谨题

兄 序

《目经》一书，裘同母弟庭镜所编著也。庭镜甫成童，轩轩霞举，颖敏过人，老父特爱之，寝处与俱，逐事提训，一一理会。比长，博涉古学。时老父殍于酒，凡应酬笔墨皆弟出，爱益至，居尝语母大人曰：鸡鸣一鞭裘为先着矣，然承予之志，终镜也。否则，坠厥业逮裘，叨附诸生，老父寻裼谢尘土。弟既文战不利，又当大事，哀毁过情，双睛不利于用。乃放浪形骸，每花辰月夕，与二三知己，或扁舟，或名园，或溪桥山寺，随在有觥觞具、丝竹具、茶具、文具，啸傲其间，几不知有身世，家人亦莫测所往，已而博古为师，刀圭丹灶自作周旋，病忽瘥，遂以儒易医，不复问制科事矣。近年游艺湖海，贫不较利，戴德者转相牵引，车马往来无虚日。虽一时声施藉甚，而家私销耗不少，盖交游广则费用不貲，四体惰而百务莫给也。况弟年三十有四，子八人且抱孙耳，非惜福养财，何以为燕贻谋。一日徐及先子之语，弟面热不自安，既而曰：缓急人所时有，能使镜无内顾之忧，有所成就，眼前名不与若争也。明发结装，告母氏以服贾，自豫而吴，五载旋家，风仪言笑，前后判若两人。有顷，出是书印可细绎，箇中妙理，在古人未言与言过处，侧锋诸语随叙随断，又有所见，皆借题发挥其抱负，根柢既积，见地自高，较诸坊本何啻霄壤。始悟畴昔怏怏而去者，盖以为今日地也。嗟夫！木槿夕死朝荣，士固不长贫也，东方曼倩不云乎。弟有才如此而流落不偶，正天诱其衷，成兹学术，秘不授人，尽可世收其利。似裘砭砭穷年，徒读爰书，未能出朋辈一头地，遑计身后名、眼前名耶。于以叹老父知子之明，

而嘉弟立志之远，更喜北堂爱日，母大人娱乐如初，谨陈颠末，以启嗣子之善承厥业而不坠，海内医家，知汲古有识如庭镜，观摩砥砺，亦可奋然兴矣。

同怀兄治子裘序

自序

理通太元者莫如医，而医责十全者尤在目。盖目为人身至宝，匪明则无以作哲，古立专科有以也。今人以外症易识，往往枵腹从事村学究间，及之狃于小道贱役，薄不经意，故书无佳本，授受不得其人。余时命不犹，因先子见背，明欲丧，学殖顿荒。先儒谓：虚度岁月，无恩泽及人，直造化中赘物。乃广购方书，凡涉眼症者，考特力自治、治人，功效倍于老宿，遂藉此为修德补过也。然内障、头风，针砭未窥其秘，不免缺而不全之讥。或言：培风山人工是术，所许治无弗瘥，有心人愿见之乎？亟恳为介绍，速而来。泊至，风仪肃整，伟然一丈夫也。与语益异，即日请受业焉。夫培风固江夏旧家，道高望重，口不言钱，相与客次名区，携囊挥洒殆尽，是假游艺而游侠者。夙夜谨事，无敢怠山人。度得其心法，坚辞南归，爰治具郊饯。时山叶翳红，江涛飞白，歔歔起吟曰：马耳批风进八闽，星霜三易鬓垂银。命续之，余曰：知君到处留青眼，长恐江湖断送人。语冷而隽，山人以为知言，大笑策马而去。呜呼！以庭镜之才，未为弩下，顾一事之微，用心如此，费资斧如此，恭以礼人又如此，而其技始克进。孰谓太元之理，医不通儒而十全之？责目不当严于他病乎。博古尚论，实有不容已者。岁辛酉，春雨洽旬，检所笔乘症治，分汇成卷，署名《目经大成》，燕石自藏，无敢问世。冢宰魏大人一见悦服，曰：此有用之书，愿与天下共之，为序趣付梓。冢宰，钜乡大儒，言论不苟。伏乞当代高贤雌黄损益，以教教不逮。

濞川不尘子黄庭镜自序

凡 例

一、眼科古无善本，名家亦绝少发挥。行世者，惟《龙木论》、《七十二症》、《良方》、《银海精微》诸俗刻。《原机启微》仅通，然太容易。《审视瑶函》系抄汇成书，疵弊多端。至时师症方串歌，尤鄙俚不足道也。若夫刀针等治，未需片药，盲瞽立开，何如神妙，以学难而教亦不易，精斯道，世无几人。前书不自贬损，行且诋之，益可发矇。兹集无法不备，无微不显，敢谓经术湛深，颇得自家意思。

一、本经三卷，上卷立论，中卷考症，下卷类方。论未明详于症，症未明释于方。书不尽言，辞且难记，立案作诗以括之。言不尽意，理有难明，旁通曲喻以晓之。在此在彼，后先辉映。

一、钩割针烙有时日人神禁忌，痘疹疟疫有水碗符呪口气，杂见方书，遍传人世。以余观之，直鬼道耳！人而笃信，窃恐为鬼所笑。故凡涉荒诞邪辟，以祸福惑人者，语虽恺切，斥而不录。

一、前贤医案，尽有神识，不惟当标集首，即录数则于座隅，足当举一。然效顰之士，未得其清，先得其隘，守株失事，略不惩儆，翻执此典故以为口实，所谓兴一利又生一弊也。不载，愚间有案者，乃印证病情事体，故立于本方本症之下，观者察之。

一、药用汤者，盖荡之也，治暴病用之。散者散也，治急病用之。丸者完也，治缓病用之。一剂一料，作者曲尽匠心，病情合度，实为功用。间有不胜，药势与药力不充，无妨对症增删。张氏谓古方今病决不能相值，然则今症古论，又

曷足以相从。元素之语亦过矣。其分两，丸散三五钱、汤剂一两为中正，年壮症险者倍之，小儿与不耐毒者减半。尝见浅人治病，无长幼，无轻重，无论汤剂丸散，少以分计，多则钱许，是将病试药，以药酿病也。班氏曰：不服药为中医，殆为此辈而发耶。

一、服药节度，历来有食前、食远、食后之分，胡为不列方后？凡人饮食入胃，脾火变化，然后分布脏腑。盖胃为人身分金之炉，脾为薪炭也。若上膈之药须令食后，中膈之药须令食前，下膈之药须令食远。则治头之汤以头濡之，治足之汤以足濯之，岂不更快，何必纳入胃中而俟渠传送耶？至于眼病，窍居极上，其丝脉又在肉理之内，药之渣滓如何能到？所到者，不过性气耳。必食后服之，胃中先为若物所填，直待前者化完方及后来，是欲速而反缓、欲纯而反杂也。汪切庵明其道，而谓不敢擅改，然不能无疑，腐儒无勇决类如此。制药勿委僮妇，药料须拣道地，若以伪抵真，卤莽将就，徒费功力。如炮煨者，以整药面裹，或湿纸重裹，入于灰火中，煨令药外有纹裂、内无白点方熟，附子、南星、豆蔻之类是也；炙者，以整药涂蜜或姜汁、酥油，用炭火炙，令香熟，甘草、黄芪、厚朴、龟板、鳖甲之类是也；煨者，以整药置炉中，炭火装好，烧红，或淬以醋、酒、童便，牡蛎、石决明、炉甘石、磁石之类是也；飞者，一切金石之品，任经细筛，终乎粗硬，安可使入肠胃，须用活水和药加研，飞取其标，落底者再研、再飞，以手拈如粉为度，朱砂、磁石、自然铜、铁英之类是也；焙者，以绵纸盛药，火烘干劲，天、麦门冬、蕤蕤、石枣之类是也；炒者，以铜锅、砂锅炒，候香熟得宜，毋致焦枯；炼者，以银器、锡器炼至稠粘则止，不可太过。

一、汤液之升、合、铢、两虽有定式，亦当因时制宜，不必泥古。仲景为医方宗匠，录其方而铢两不载，盖猛重太过，恐我无彼见，病非昔比，不敢妄用治人。他方亦尔者，示人以活法耳。李东垣谓：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，古之一升即今之一大白盏，非惟强解，实觉背谬。何为？即如桂枝汤，桂枝三两，大枣十二枚；竹叶石膏汤，石膏半斤，竹叶一把。诚如垣言，桂枝但只一两，大枣何用许多？石膏虽过倍桂枝，竹叶亦不消一把。难道先朝花果数目，色色与东汉迥异耶？

一、某症列某方，不过提起大纲，如笼灯就月，引人上道。欲窥全豹，必八阵精熟，精熟之至，尚须以意圆通，庶方为我有，可出而治人。若泥定成法，白首亦只庸流。

一、是集不曰纂辑编著而曰笔乘。乘也者，统所见所闻，姑凭臆裁，备载成书，犹“晋乘”、“家乘”、“文乘”之谓。其中集腋为裘，浑忘所自，安能直注某句系某人之言，某段出某书之论。间有引古折证，及独出机杼、翻驳成说者，特欲质诸慧眼，不得不标姓字，以便参考，非敢点金成铁，而又冒美眩名。

一、从来方书，节要者不无缺漏，铺衍者未免雷同。兹集症、因、脉、治，纲目井然，似乎详略得中，且章法整而句调明达。懒医不艰博涉，通儒亦可旁求，飏馆披函，帷灯擗管，载评载读，自有合辙逢原之妙。

一、古今至言妙理，直从肺腑中流出。既无雕饰，诂论出处。如“环①滁皆山也”，不过即目，“枫落吴江冷”，亦只意想。必欲讲求故实，则六经皆杜撰矣。又凡文章不险不

①“环”原误作“滁”，据欧阳修《文中集醉翁亭记》改。